



## 星群摇落的夏夜

◎ 譚華睿

时间剥落，  
石阶漫卷回响。

鸟鸣浸透钟声，  
猫蹒于树影。

夕光掩在门后，  
星群摇曳，我坐在夏夜隔壁。

蝉蜕轻悬，空廓如盏，  
盛满天空的低语。

晚风徐来，淹没花影，  
一滴未眠露水，在眼角  
凝成整座银河的  
轴心。

## 苔痕

在山水清浅处，  
她浮着，一小片  
未醒的梦境。

群星划过气流，  
蚁群搬运晨光，  
也未能撼动她的静默。

石阶渐青，  
如时光  
在古砚研出的水汽，  
缓慢凝结的  
绿意——

那蔓延的凉沁，  
是大地  
欲言又止的唇语，  
被山风译作  
整座溪谷  
低垂的静谧。

## 逝者如斯

走下去，趁大雨未来  
还能保持从容

你不看花，亦不想僭越堤岸  
月光还在头顶跳跃

“水利万物”。肯定有诸多后来者  
隐身于山野或某个时代

历史不能假设，现在  
你不再扼制思想

你知道流逝的意义，绝非偶然  
但离开，可以有更多转身和回顾

你走以后，阳光仍挂在峰线  
时间在林梢开出花朵，记忆还在原地躺着

你知道无法改变，那就这样吧  
让清澈回归清澈

让石头做回石头  
让毁灭又重塑的时间，再次滔滔不绝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)

◎ 黄海子

早些年,陈家湾少有娱乐活动。

陈家湾的小孩子们即使漫山遍野地野,大人也不会抽空教点除讨日子以外的任何有点“情调”的娱乐事(好像也没什么可教的)。孩子们除了玩泥巴、掏鸟窝,就只能像风一样从这块地跑到那块地,从一个山头“吹”到另一个山头。当大人觉得孩子不能再野的时候,就规训了孩子的日常行为,趁空也教一些讨要生活的小技巧。比如教孩子砍竹子启蔑片,打竹扇、编竹扒、做篾篾等日常用具。再大一些的时候,就教他们挖土播种、犁田栽秧……

不过,陈家湾人一旦遇到红白喜事,或者值得大家在一起庆祝的事时,会去别处请一些艺人来表演。比如唱三天折子戏、耍一阵杂耍,或者唱两夜灯戏、爬几场高杆,孩子们看了这些新奇的玩意儿,会有模有样地去学、去模仿。一旦孩子们起了“兰花指”,开口“哟啊呀啊”;或者拿了竹竿,作势爬到竹竿上模仿爬高杆者的动作,刚好被大人撞见,一顿呵斥是绝对难免的。遇到大人心情不好,有可能屁股还要被一顿狠揍。

——陈家湾的大人似乎极其不愿孩子们被这些“不上道”的玩意儿耽误了讨生活的前程。

但只一样,却是陈家湾人人都会又无师自通的,那就是吼山歌。但这个吼山歌,也被陈家湾藏匿得很深,平时根本就见不着人张嘴,只是要到端午节了,才有此起彼伏吼出的山歌声。此时的山歌声,像五月陈家湾地里的庄稼,蹭蹭地直窜。从来不曾吼过山歌的孩子,听到有人开吼,也就跟了调门,哟啊呀啊地跟着嚷起来,嚷着嚷着就上了道。来端午的时候,几乎就驾轻就熟了,嘴一张,就吼得出几嗓子调门不偏的山歌来。

陈家湾所在的镇上,每年都要举办吼山歌比赛。吼山歌比赛,镇上明文规定每个村社都

◎ 李 硕

“大暑热不透,大热在秋后。”农谚里藏着古人对时序的洞察,大暑的热,从来不是温吞的铺垫,而是毫无保留的倾泻。作为二十四节气里第十二个节气,它站在盛夏的顶端,把阳光拧成最烈的丝线,将大地织成一匹滚烫的绸缎。

正午的日头悬在头顶,柏油路蒸腾着热气,赤脚踩上去能烫得人跳脚。树叶低垂着,连风都带着温度,掠过皮肤时像一张温热的大网。但正是这样的热,让植物的呼吸变得急促——玉米秆在田垄间拔节,每一声脆响都裹着阳光的厚重;稻穗在风中点头,饱满的颗粒里积攒着整个夏天的能量。“大暑不热,五谷不鼓”,老人们总在田埂上念叨这句,看他们弯腰抚摸稻叶的模样,仿佛能听见谷物生长的细微声响。

暑气最盛时,反倒有最清冽的花事。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”,孟浩然写的该是大暑的荷塘。荷叶铺展得密不透风,边缘微微卷曲,托着滚圆的水珠,风过时晃悠悠地不落。荷花就从这浓绿里钻出来,花瓣舒展得坦荡,粉白的、绯红的,被太阳晒得透亮,连香气都带着热意,浓得化不开。紫薇花在墙头堆得热闹,细

◎ 冉景洲

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,寨子里的金丝楠木树梢已挂满露珠。我踩着青石板路走向梯田,脚下是祖辈用老砖旧瓦垒砌的岁月,耳边是花田河千年未改的潺潺声。这片被萋萋草原的青翠与天山堡的雄伟环抱的槽谷,像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,却比纸上桃源多出三分人间烟火——那炊烟袅袅处,是我魂牵梦萦的老家,我的花田。

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格窗,层层叠叠的梯田便从山脚涌进眼帘。七百米到九百米的海拔落差间,一万亩梯田如同大地的琴键,春时蓄水如银带铺陈,夏至秧苗似碧浪翻涌。记得幼年随祖父犁田,黄牛脖颈的铜铃撞碎晨雾,木犁掀起的泥浪里裹着隔年的稻茬,祖父说这些梯田里沉睡着永乐年间的贡米传说。那时我不懂,直到看见他虔诚地将新收的稻谷盛进雕花木斗,才明白花田人骨子里的敬畏——我们的根,扎在每粒能映出云影的米中。

寨子里的吊脚楼总爱把故事藏在棹卯里。何家岩古寨的飞檐上蹲着石瑞兽,雨水顺着瓦当滴成珠帘,打在祖父用桐油浸过的蓑衣上,是记忆里最清脆的乡音。村口那株曲折的紫荆树,枝干上还留着曾祖刻下的刀痕,他说这是花田人的记事本:光绪年间的大旱、土司迎亲的马队、公社化时的集体插秧……如今树影婆娑处,

# 山歌

要派代表参加。比赛完,参赛者会根据名次得到相应的彩头作为奖励。彩头多半是粽子、草帽,刚成熟的李子、葡萄、桃子等当地土里出产的,或当地手工艺人生产的。

陈家湾人,年年在端午山歌比赛中,都会满载而归。

晓事后,一直困惑我的是,别的地方都叫唱山歌,或对山歌,而为什么我们却一直叫作“吼山歌”。曾经问过很多人,但没有一个给过我答案。只告诉我,一直就是这么叫的。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,深究了这里的民俗、历史,才给“吼”定了个自己认可的答案。

——这里地处江津腹心地带。江津古为巴国地,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,巴人以粗犷豪放、耿直守信而著称。因此,这里人的骨子里生就了粗犷豪放的德性。或许正因如此,先人觉得“唱”还是柔了一些,不如“吼”来得那么粗犷豪放。因此,就把“唱”山歌叫作“吼”山歌。

这里人的这一“吼”,确实与别的地方“唱”有着不一样的味道。这里人是将岁月中过往的一切,生生地吼出来。从吼出来的山歌里,除了能感受到他们声音的粗犷热烈,还能感受到奔涌在他们身体里炽烈的热血。吼声里,他们在播种、在生产、在庆祝、在迎来送往,在一代一代地繁衍更迭。吼声告诉人们,这片土地,世世代代生生不息。

我还“考究”了这里的人为什么人人都会吼上两嗓子山歌——这里山歌的曲调简单,没有大的婉转起伏(就是一种名叫“种瓜调”的调子的延续和改良)。只要心里的调门不偏,声调就不会乱。而且没有固定的歌词,人们见着什么就吼什么,歌词全由自己编排。内容编排得好,嗓子不差,吼得自然就出彩。至于要表达的喜

# 大暑之美

碎的花瓣落满青石台阶,踩上去软绵绵的;玉簪花躲在树荫下,白得素净,傍晚时分会透出清甜的香,与暑气撞个满怀。

夜色压低远山,暑热才肯松松手。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,王维笔下的夏夜,在大暑时节格外真切。蝉在老榆树上唱得声嘶力竭,声浪一波叠着一波,反倒衬得院角的丝瓜藤更显安宁。青蛙在池塘里应和,呱呱声此起彼伏,像是在清点水面上的星光。孩子们举着玻璃瓶跑过田埂,追着萤火虫跑,那些忽明忽暗的光点,落在稻叶上、草尖上,最后被关进瓶子里,成了会发光的星星。

雷雨是大暑最任性的访客。“疾雷收残暑,暗雨度微宵”,黄庭坚写的骤雨,说来就来。先是远处的天际线暗下来,乌云像被打翻的墨汁,顺着风势漫过来。接着是风,卷着尘土和树叶乱撞,门窗被吹得咣当响。不等人们收拾好晾晒的衣物,雨点就砸了下来,起初是稀疏的几点,转眼就成了瓢泼之势,砸在瓦上噼啪作响,汇成水流顺着屋檐往下淌。雨停得也快,云散后,月亮立刻钻出来,照着湿漉漉的芭

# 我的花田

明德书院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,而苗绣工作坊里,织娘们的梭子声交织成美妙的乐章;古老的粮仓化作村史馆,陈列着牛轭、风簸与泛黄的工分簿,让归乡的游子能在农具的纹理里触摸时光的温度。

最难忘秋收时节的晒谷场。新碾的贡米在竹席上铺成雪浪,祖母用木耙划出同心圆,说是要让阳光吻遍每粒米。暮色里,寨子飘起腊肉的焦香,芭谷烧的醇厚混着山歌的悠扬,穿蓝布衫的老者去打铜盆唱起《薅草锣鼓》,年轻的媳妇们踩着马灯鼓点转圈,月光把她们的银饰晃成星河。这样的夜晚,连檐下的辣椒串都醉红了脸。

返乡,撞见寨子正在经历甜蜜的蜕变。网络让梯田的稻谷销售到全国各地,食客们在手机里认养属于自己的一畦碧绿;咖啡厅的玻璃幕墙外,99级梯田在无人机镜头下舒展成巨幅水墨;昔日的牛棚变成民宿,城里人枕着稻香入梦,晨起跟着阿爹学用连枷打谷。最惊喜的是看见堂弟——那个曾经发誓永不回山的少年,如今穿着土布衫给游客讲解有机堆肥,他承包的十亩稻田里,麻鸭正在稻田里穿梭,为水稻除草,杀虫灯在暮色中亮成星子。

周末,我又站上仙佛岩。脚下是蓄满春水的千层梯田,宛如仙人失手打翻的明镜,每一片

怒哀乐,只需在吼里把声音委婉或者昂扬,再用眼和脸丰满要吼出的情感即可。

比如端午节,看到有小孩没吃上粽子在那里哭,有人立刻就用调皮诙谐的嗓门即兴吼起来——

五月是端阳(哟哟喂),婆娘包粽忙(哟喂)。粽子没煮熟(哟哟喂),娃儿哭泱泱(哟喂)。婆娘忙忙哄(哟哟喂),赶场买香香(哟喂)。娃儿不依饶(哟哟喂),没得粽子香(哟喂)。

……

这年花椒成熟的时候,为了讨要点新鲜的花椒熬制花椒油,我回陈家湾堂哥家去。堂哥正在堂屋里摘篱回家的花椒枝上的青花椒籽,我听他在细声地低婉:

家家都在摘花椒(哟哟喂),花椒刺刺手痛心上(哟喂)。

不摘花椒又做啥(哟哟喂),熟田熟土全种的是它(哟喂)。

砍了椒树种粮嘛(哟哟喂),还不如花椒喂更值当(哟喂)。

……

——我离开陈家湾没几年,陈家湾变化很大。曾经满在陈家湾大地上的庄稼,全被更值价的花椒树并吞了。陈家湾虽然依旧放眼都是绿,但单调的花椒树的绿,缺了好多风光。

我曾经为此有过悲伤。听到堂哥“吼”出的山歌里,有彷徨、在思考、在寻找……听着山歌,心里豁然就亮堂了。

——只要山歌一直在吼,陈家湾就一定会有了新的变化。就像自打有陈家湾以来到现在的陈家湾,有哪一段光景,是一个模样?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蕉叶,叶尖的水珠往下滴,落在青石板上,溅起细小的水花。

夜里纳凉的竹床早已支在院里,老人摇着蒲扇,讲起“六月六,晒红绿”的习俗。说是这一天要把家里的衣物、书籍拿出来晒,能祛霉避虫。晾衣绳上挂满了被褥,阳光晒过的棉花里,藏着整个夏天的味道。孩子们捧着井水镇过的西瓜,红瓢甜得齁人,汁水顺着下巴滴在竹床上,洇出深色的印子。“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”,白居易的消暑良方,原来就藏在这样寻常的夏夜。

大暑的深处,藏着时序的智慧。最热的时候,玉米已经灌浆,葡萄开始着色,石榴在枝头憋红了脸,一切都在为丰收蓄力。就像老人们说的,“热在三伏,福在其中”,这极致的热里,藏着万物生长的密码,藏着岁月轮回的从容。当晨露在荷叶上凝成水珠,当晚风带来第一缕凉意,我们便知,大暑的炽热不是终结,而是为金黄的秋天,埋下最饱满的伏笔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水光都映着不同的云影。山风送来远处茶园的新芽清香,混着老龙村新酿的蜂蜜酒香。突然懂得花田人的幸福密码:我们既守着三把三犁的古法,也拥抱着5G信号;既在摆手舞里传承祖先的密码,也在星空帐篷下书写新的诗行。这大概就是老家的魔力——当你以为读尽她的古朴,她总会从萋萋草原的某个褶皱里,翻出让你热泪盈眶的惊喜。

暮色四合时,寨子亮起灯笼。新建的玻璃栈道蜿蜒如龙,却不及童年摸黑走过的石板路温暖;电商直播间里“花田贡米”的吆喝声嘹亮,仍盖不过梯田深处那声熟悉的“回——来——咯”,那是老把式在唤牛归家。我抓起一把泥土攥在掌心,湿润的土腥气混着稻草香,七百年的光阴在此刻重叠:永乐皇帝捧起的贡米,知青插秧时的红绸,阿爹额头的汗珠,游客镜头的反光……这些记忆都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生生不息。

站在萋萋草原的观星台,看银河如练,忽然明白花田的魂魄——那是在钢筋水泥的时代依然固执生长的稻穗,在数字化浪潮中愈发清亮的山歌,在乡村振兴的蓝图里愈发醇厚的乡愁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中心小学校)